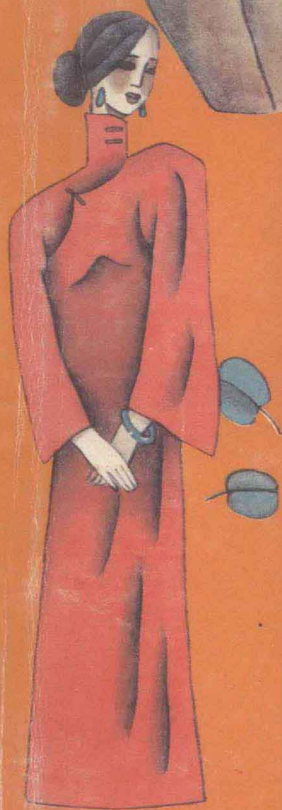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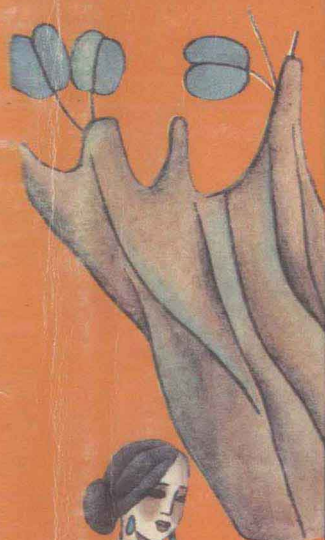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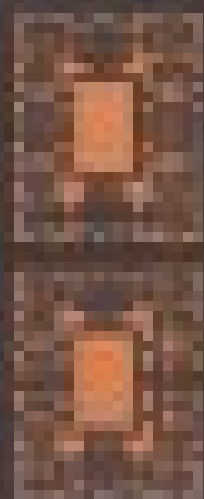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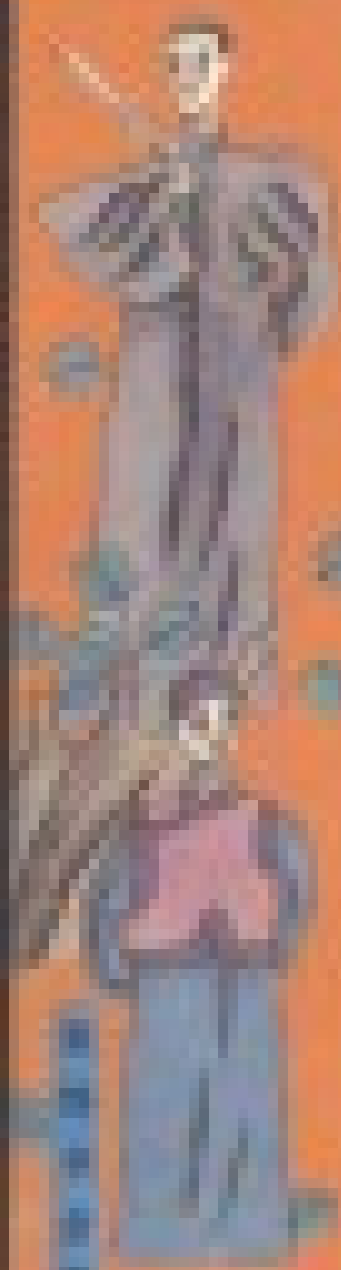
春明外史

张恨水全集





春明外史



春 明 外 史

(长篇小说)

③

第四十四回

对影三人夕阳无限好
依山一笛高处不胜寒

史科莲在一边看见，心里想道：凡是男 女 朋 友，他们若在一处，总是讨论学说，争辩主张，没有一个说到私事的。自己觉得好像不着痕迹，其实是太深了。像余瑞香表姐她和她的情人，隔着重洋，万里迢迢，彼此通信，似乎只要说些慰藉的话，也就可以了。可是他们一封信，写上七八上十页纸，无非什么主张，什么学说，你赞成我，我也赞成你，稀松的了不得。而今再看杨杏园和李冬青那样客客气气的高谈学说，正是一样。大概青年男女的交情到了七八分深的时候，免不了常常相见，相见又不能不矜持一点，就只好借重这一块学说的招牌，做两个人相见谈话的引子。而且两个人的目的，既不在此，主张出入，丝毫没有关系，所以你赞成我，我也可以赞成你。史科莲自以为冷眼旁观，十分清楚。所以她在一边，默然不语，反觉得有味，看他们是怎样一个结果？后来李冬青谈得久了，觉着把史科莲扔在一边，很不过意，也就常常回转头来，问她一两句。她当然点头答应，完全同意。坐了一会，那太阳望西偏着，已经只有几丈高了。史科莲她是瞒了出来的，便对李冬青说要回去。李冬青以为两 个 人 同来的，她一个人先走，似乎不妥，说道：“我也走罢。杨先生大约还要到贵友那边去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那位朋友早走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也没有什么趣味哩。”说时，便掏出钱来，会了茶钱，一路离开五龙亭。依着杨杏园便要替她们

雇船，史科莲道：“我不用过海，我就走这后门出去了。”她和李冬青并排走着，杨杏园稍后有两尺路，说着话，慢慢的走去。杨杏园听说史科莲走后门，就和史科莲李冬青点个头，说一声再会，自己一个人走上过海的船去。

船到了南岸漪澜堂，走上岸去，信着脚步向西走。过了回廊，一带柳岸，背山面水，很是幽静。因为这个地方，来往的人少，路上草也深些，水边的荷叶，直伸到岸上来。岸边有一株倒着半边的柳树，横立在水面上，恰好挡住西下的太阳，树荫底下，正有一块石头，好像为着钓鱼之人而设。杨杏园觉得这个地方，很有趣味，便坐在石头上，去闻荷花的清香。水面上的微风吹来，掀动衣袂，很有些诗意。由诗上不觉想到李冬青，心想要找这样和婉能文的女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时候，她做的诗，十分清丽，我决做不出来。杨杏园坐在这里，正想得神，忽然身后有一个人喊道：“杨先生你一人在这里吗？”杨杏园回头看时，正是李冬青。笑道：“我爱这地方幽静，坐着看看荷花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难道不怕晒？”杨杏园这才醒悟过来，太阳已经偏到柳树一边去了，从柳条稀的地方穿了过来，自己整个儿晒在太阳里面。笑道：“刚才坐在这里，看水面上两个红蜻蜓，在那里点水，就看忘了。”李冬青和他说着话，慢慢也走到石头边，撑着手上的花布伞，就在杨杏园刚坐的那块石头上坐下了。杨杏园道：“密斯李怎样也走到这边来？”李冬青道：“我送了密斯史出后门去，我也是由北岸坐船来的。到了这边，我也爱这西岸幽静，要在这里走走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个日子还没有什么趣味。到了秋天，这山上满山乱草，洒上落叶。岸边的杨柳疏了，水里的荷叶，又还留着一小半，那时

夕阳照到这里来，加上满草地虫叫，那就很可涤荡襟怀，消去不少的烦恼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杨先生这一遍话，把秋天里的夕阳晚景，真也形容得出。这是幽人之致，人间重晚晴啦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幽人两个字，不但我不敢当，在北京城里的人，都不敢当。有几个幽人住在这势利场中？”李冬青也笑道：“不然，古人怎样说，‘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’呢？”杨杏园记得《随园诗话》中有一段诗话。一个老人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一个就解说：“不然，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。”正和这段谈话相似。这正是她读书有得，所以在不知不觉之间，就随便的说了出来。觉得生平平章人物，都是持严格的态度，没有三言两语，可以说得他死心塌地的。这时李冬青轻描淡写的说了这样几句，他就心悦诚服，完全同意。虽然有人说，情人言语，无一句一字不是好的，但是他不相信这句话。他便对李冬青道：“这话自然可以驳倒我所持的论调，但是我也无非是个糊口四方的人，怎样敢以憔悴京华自命。”李冬青笑道：“我并不是驳杨先生的论调。”杨杏园也怕她误会了，连忙说道：“自然不是驳我。”两个人都这样忙着更正，倒弄得无话可说。李冬青收起了伞，扶着石头，慢慢的走到水边下，回转头来，不觉一笑。对杨杏园道：“你看岸上一个影子，水里一个影子，这正是对影成三人啦。”说时，她身子一歪，怕跌下水去，连忙往后一仰，以便倒在岸上。杨杏园站在身边，也怕她要跌下水去，抢上前一步，伸手将她一扶，便搀着她拿伞的那只胳膊。李冬青倒退一步，这才站立住了。当时在百忙中，没有在意，这会站住了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两脸像灌了血一般，直红到膀子上去。杨杏园见人家不

好意思，也大悔孟浪，心想她若一不谅解，岂不要说我轻薄？自己退了一步，也站着发呆。李冬青抽出纽扣上的手绢，在身上拂了几拂，又低头拂了一拂裙子，笑道：“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”杨杏园也笑道：“所以孝子不登高，不临深。”两人说了这样几句陈书，才把不好意思的情形，遮掩过去。杨杏园又道：“密斯李刚才说对影成三人，我想要上头是月亮，下面是水，中间是人，这才有趣。”李冬青道：“月亮下固然是好，但是水面上的斜阳照到人身边来，却另有一种趣味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回套杨先生刚才所说的，是秋天的斜阳好。金黄色的日光，一面照着平湖浅水，一面照着风林落叶，才是图画呢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李冬青对于这话，好像没有听见，打开她手捏的那柄扇子去扑草上飞的一只小黄蝴蝶。这蝴蝶往南飞，她也往南追，追得不见了，她才算了。杨杏园看见，也从后慢慢跟了来。李冬青扇着扇子道：“倒招出我一身的汗。”提着手上的伞，将伞尖点着地，一步一步望前走，慢慢的已绕过西岸，便对杨杏园道：“杨先生也要回寓了吧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还想在这里面走走呢。”李冬青道：“那末，我就先走。”说着她弯腰鞠了一躬，便含着笑容，向大门口走去了。

杨杏园望着她的后影，直等不见了，便在路边一张露椅上坐下了。心想这样个年轻的人，何以对于一切世事，都这样十分冷淡，我真不解。她的家庭似乎有一幕不可告人之隐，所以她处处都是强为欢笑的样子，但是我想她本人身上，总没有什么问题，何以也是这样疏疏落落的？就以她交的女友而论，人家敬爱她的很多，她却只和那位顾影伶仃的史科莲要

好，也就奇怪。一个人坐在露椅上，发了一会子呆，忽见地下，有些东西移动。定睛仔细看时，并不是什么东西，原来是太阳落下去了，月亮的光，便渐渐亮起来。他坐的地方，正是一株大槐树，月亮的光，从树叶里穿着落到地下，树一动，仿佛就有些薄薄的影子，在浅草上爬来爬去。杨杏园抬头看时，大半轮月亮，正在树的东边，月亮边几个大一点的星，银光灿烂，正在发亮。蓝色的天空，已经变成灰白色了。自己好笑起来，一个人坐在这里，算什么意思，起身便望大门口走。

走到那石栏，靠在栏杆上，又看了一会荷花，忽然有一个人，伸手抚着他的背，回头看，却是华伯平。杨杏园笑道：“秘书老爷，好久不见啦。”华伯平笑道：“大文豪大记者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们统一筹备处是个极时髦的机关，薪水照月发的，你这三百六十块钱的现洋，够花了吧？我们这算什么，像做针线的女工一般，全靠几个手指头，何从大起？”华伯平便拉着他的衣服，说道：“走走！我请你吃晚饭。你两次找我，没有遇着，今天算是陪礼。”杨杏园道：

“听说你在别的地方，又弄了两个挂名差事，真的吗？”华伯平笑着说道：“你们是干净人，不要打听这样卑鄙龌龊的事情。走走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怪不得你忙呢，有三个衙门要到，自然没工夫了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衙门里屁事！筹办处每天去一趟，其余两处，十天也不到一回。”杨杏园道：“那末，为什么还忙得很？”华伯平道：“除了打四圈，在惠民饭店里，我是坐不住。早几天，一吃了饭，就踌躇到哪处去玩好。后来熟人一多了，公园游艺园这些地方，只恨不能分身去应酬。到了晚饭之后，照例是一趟胡同，非到一点钟后，

不能回家。你想，哪还有工夫出来找朋友？”杨杏园道：“你这样闹，不但经济上受大影响，与卫生也有碍。”华伯平一皱眉道：“这也是没有法子，你不去，也有人找你。”杨杏园道：“我听说碧波你也给他弄了一个顾问，是真的吗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是真的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他不过是一个学生，你们的处长，既不认识他，又无联络他之必要，给他这样一个名义作什么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怎么是名义？一百块现洋一个月啦。自然不认识他，也不必联络他，这完全是我提拔他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和贵处长一保荐，他就答应了吗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这真是笑话。我们敝处的顾问，本来有三四百，也有处长自己请的，也有各处代表硬要的，也有各方面头等人物的荐的。其余便是和处长跑腿的几位政客开单密陈的。最后处长就把这一大批的名单，交付一个机要秘书，缮写清楚一个等次，由他批准。偏是那时我也在办公室里，老总就叫我帮着办理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老总又是谁？”华伯平笑道：“老总就是处长，我们同事这样说惯了。那位机要秘书缮名单的时候，他却私自加上四五位去。其实我也不留心，他却做贼心虚，对我说，这是哪个阔人的侄子，哪个阔人的大舅，非加上不可，得去和老总说。你何不也加上一个名字，每月至少弄他一百元。我就说：‘我的名字，怎好加上去呢？那不成了笑话？’他说：‘谁说要你的名字呢，阿猫阿狗，你随便写一个得了。’我说：‘乱写一个也行吗？’他说：‘乱写到底差一点，你把你的令亲令友开上一个得了。若是在什么公团里办事的，那就更好。’我听他这样说，一想碧波近来手头很窘，他又是什么文化大同盟的会员，何不把他弄上？因此就开了一个名字，给那位机要秘

书，而且说明他的履历。他欣然答应，就把他写上名单去了。其初我还认为未必有效，谁知过了两天，他真的给我一封聘函，说是已经规定了，每月一百元夫马费。我拿了这封信去告诉碧波，他还以为我和他开玩笑呢。”

杨杏园和华伯平两个人站在石桥栏杆边说话，忘其所以。直等话说完了，华伯平才重申前请，要杨杏园去吃饭。杨杏园道：“我原不用得和你客气，但是到了这时，是我办事的时候了，我不能再耽搁。你若请我，改为明天罢。”华伯平道：“这里的西山八大处，我只去过一次，你若抽得出工夫来，我们同到八大处去玩一天，好不好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个热天，爬山有些不合宜。”华伯平道：“咱们坐轿子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坐轿游山，这似乎有些笑话。那种轿子，两根木杠抬一把藤椅，真有些像江南人抬草庙里的菩萨。而且上山往后倒，下山往前冲，也不舒服。”华伯平道：“那末，不上山，在山脚旅馆里坐坐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个新朋友，在半山中新盖一所房子，高兴我们可以在那里借住一宿，第二日一早回家，也不误事。”杨杏园欣然道：“好多年没有在郊外住过了，你果真去，我可以奉陪。”华伯平道：“我一天到晚没事，有什么不去？你明天早饭后在家里等我，我坐了汽车来邀你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好，就是这样办。”就和华伯平分手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杨杏园起了一个早，把所有的稿子，都预备好了。编稿子的事，就打电话，托了同事的代办一天。不到十一点钟各事都预备妥了，便催着长班开早饭。这里饭只吃了一碗，华伯平就走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有吴碧波。杨杏园道：“很好，三个人不多不少。你们都吃了饭吗？”华伯平

指着吴碧波道：“在他寄宿舍大饭厅上吃的饭，居然是一家很齐备的小馆子。在北京当大学生，真是最舒服不过的事，什么都有人替你准备好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你很羡慕学生生活，我们换一换地位，如何？”华伯平道：“无奈人不能当一辈子的学生，若是能当一辈子的学生，谁不愿意？”他二人在说笑话，杨杏园便赶忙吃饭。吃过饭之后，胡乱洗了一把脸，催着长班沏茶。等茶沏好了，又滚热非常，各人斟了一茶杯，只端起来沾了一沾嘴唇，便放下来，等不及喝了，三人就匆促出门登车而去。

汽车出了阜成门，不一时，便来到乡下。这汽车经过的马路，两面都种着柳树，虽然也有间断的地方，却离不很远，汽车在绿荫里面飞跑，清风迎面而来，倒也不觉的热。马路的两边，人家地里，种着的玉蜀黍和高粱，都有五六尺高，青苍披离，一望无际。杨杏园道：“你看，这种高粱地，真是深密隐蔽，所谓青纱帐起，难免可以藏匪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也是去年这时，我在城外进城去，一个人骑着一匹驴子，走到这样四周都是高粱的地方，真是要捏着一把汗。”杨杏园道：“这里是大路，不断的人往来，歹人藏不住，不要紧的。”吴碧波道：“这却难说呢。我听见说，是哪家一个小姐骑脚踏车进城，路上走脱了伴，把身上的首饰全取下来，埋在一株柳树兜下，做了暗记号，然后飞跑而去，第二天才坐了汽车来挖取东西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法子倒是好法子，若是果然路上出坏人，她是一个女子，根本上人就是危险品呢，她就没有料到吗？”说起话来，不觉车子已走了二十多里路。西山迎面而起，越看越近。先是看见一排山，渐渐分出岗峦，渐渐看出山上的房屋，渐渐看出山

上的树木，山脚下一座西式楼房，半藏半露在树影丛中，西山旅馆，已经在望。

一会工夫，汽车过了一道乾河石桥，便停在旅馆边空场里。这里到也停了七八辆汽车，一路挨山脚排着。大家下得车来，就闻着山草野花一股清芬之气。静悄悄的，听得四周深草里的虫叫，顿觉耳目为之一新。走进旅馆门口那个露台下面来，只见茶座下，除了四五个中国人而外，全是西洋人。犄角上那张桌子，沏了一壶茶，围坐着七个人，都是矮小个儿，穿着粗料的西装，叽哩咕噜说个不歇。杨杏园对华伯平道：“讨厌得很，我们上那边去坐罢。”说着，他便在向前走。露台外面，是个敞厅，也摆了两张桌子，又有几个穿西装的矮个儿围着坐在那里。华伯平知道杨杏园不愿意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既然来了，也不可以不逛逛山，先到山上去走走，回头再来休息，好不好？”杨杏园首先赞成，吴碧波也没有持异议，三人就在那小花圃里穿了过去，插上小路。这时，路边下有个穿短衣服的人，在一边跟着走，对华伯平道：

“先上那一边，看竹子，上碧摩崖。这一边是……”杨杏园知道是山脚下领路的，无非借此弄几个小钱。便对他一摆手道：“这里我们常来。”他听说，没有希望，回转身就走了。三个人顺着脚步儿走，过了一道石桥，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山。不到几十步路，大家满身是汗，吴碧波早站在一棵树下，把长衫脱了下来。杨杏园华伯平二人，不约而同都脱下了长衫。华伯平笑道：“今天这太阳虽不十分厉害，你听这满山林的知了叫，正是当午，上起山来，可热得受不了。回去罢。”吴碧波一看，这山路渐渐上升，面前就有一个高坡，约有十来丈高。抬头一看太阳正在树顶上。笑着说道：

“我刚才只走一个小山坡，就接二连三的喘气，回去也好。”说时，华伯平侧耳一听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响？这仿佛像是下雨。”吴碧波听着也像，说道：“果然。”杨杏园走着离开他们几步，一只手胳膊搭着长衫，一只手撑着一棵树，当着风站住。回过头笑道：“这都不晓得，这是风吹着满山的树叶子响。可惜这里没有成林的大松树，若是 有，被风一吹，你还疑心在海里呢。”吴碧波道：“这风很好，我们就在这树荫底下坐坐。”说着，一路走到树荫下来，大家在草上坐着。这时听到叮咣叮咣一阵响声，抬头一看，不见什么，只知道那是铃声。那铃声发生在半山腰里，慢慢的由上而下走到近处，却从山坡树丛里钻出几头驴子来。驴子前头一人，戴着草帽，拿着鞭子，正绕着山道，在短树里钻呢。华伯平道：“这是一幅好图画。”杨杏园道：“你是在城市里住惯了的人，一见山林，无处不好。好像乡下人进城，走在街上车马往来，和见了龙王的宝库一般，样样奇怪了。”说话时，那几头驴子，已经走到身边。每头驴子，背着两个大篓子，倒像是不轻，那赶驴子的人，在一边走着。吴碧波随便问道：“这驴子上是什么？”那人将第一个驴子往怀里一带，吆喝一声，其余的驴子，便都停住了。连忙笑着道：“杏儿。”吴碧波道：“就是山里的杏儿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的，现摘的。”吴碧波笑着对华伯平杨杏园道：“这种新鲜的山果，比城里的那要好吃十倍。”华伯平便笑着对那人道：“乡下大哥，卖给我们几个尝尝，行不行？”那人听见城里先生，叫了他一声大哥，欢喜得很。说道：“出在咱们山里呢，不值什么，还要买呀？”说毕，就在第一个驴子背上解下一个附带的筐，伸手进去，捧了一捧黄澄澄的杏儿出

来，说道：“送您尝尝。”华伯平连忙把草帽子翻过来接着。说道：“多谢。”那人听了一声多谢，又捧了一捧来。华伯平见他这样客气，倒不好硬受人家的，掏了四个毛钱出来递给他。那赶驴子的，死也不肯要，说道：“就是卖，也不值这些钱呢。”说毕，牵了驴子就走了。杨杏园是不大很吃瓜果的，一看这杏儿，有鸡蛋大一个，不觉伸手在华伯平帽子里拿了一个，在身上短衣袋里，抽出手绢，将杏儿擦了一擦。在手上拿着，就觉有一点清香。咬了一口，甜美异常。一个吃完，不觉又要吃两个，一连就吃了三个。华伯平吴碧波两人更不必说，对着帽子吃了个不歇。三个人将杏儿吃完，吴碧波问杨杏园道：“如何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果然好吃，城里果局子里的，决没有这种好味。”华伯平道：“明天你回去，可以做他一篇文章，题目就是在西山大树荫下披风吃杏子记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好罗唆的题目。”华伯平道：“不这样罗唆，那就不时髦了。”吴碧波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太阳慢慢偏西了，我们下山去，好好歇歇罢。”说着，他一面穿长衫，一面在前走。三个人一路走下山来，到了西山旅馆，只见那些矮子，都已走了。便在阶沿上拣了一副座位坐下。茶房过来，便问要吃什么。华伯平对杨杏园道：“饿不饿？”吴碧波杨杏园都说不饿。华伯平对茶房道：“来一份茶点罢。”一会儿工夫，茶房捧了一壶红茶，两碟点心来。杨杏园只喝了半杯兑上牛乳的茶，吃了两个点心，便躺在藤椅上，闲眺野景。

在这时，一辆大汽车开到门口敞地，一共走下来四个人，两个西洋人，两个穿西装的中国妇人。一个妇人，有二十多岁，一个却只十八九岁。这两个人的衣服，都是薄纱

的，袖口都在肘下，露出两条溜圆的胳膊。领子是挖着大大一个窟窿，胸前背后，露着两大块肉。那二十多岁的妇人，肌色黄黄的，擦了一身的粉。手上拿着帽子，满头的烫发，连耳朵额角，全遮住了，俨如一个鸟窠罩在头上。那个年纪轻些的，一张长脸，皮肤倒是白些，却又生了满脸的雀斑，帽子底下，露出一个半月式的短发。两个人穿着又光又瘦的高跟漏花白皮鞋。一扭一扭的，晃着两只光胳膊走了进来。两个西洋人紧紧后跟。走到这露台底下，那茶房立刻放出极和蔼的笑脸，上前欢迎，轻轻的说了一句英文。那西洋人点了一点头。几个茶房，七手八脚，张罗座位，就让这两男两女在杨杏园这一桌旁边坐下。那两个妇人的粉香，便一阵一阵，兀自扑了过来。那西洋人里面，有个长子，便操着不规则的京话，问那妇人道：“汽水？冰其凌？喝汽水，好不好？”那大些的妇人笑道：“喝一点儿汽水罢。”长子西洋人道：“吃汽水？很好很好！”说着，一指年纪轻的妇人问道：“你喝汽水，好不好？”她手上拿着一柄四五寸长的扇子，打开半边掩着嘴唇，笑着点了一点头。那一个西洋人，是个胖子，看见了便和长子一笑。吴碧波在一边看见，心里好生不解，这四个人并不是那样十分亲密，当然不是夫妇。而且言语上隔阂很多，又不像是朋友。那两个西洋人，不懂中国话罢了，就是这两个妇人，虽然洋气十足，恐怕也不大懂得英语，怎样会和西洋人一块儿来游西山呢？这真奇极了。他使用低低的声音，操着家乡土话问杨杏园道：“这两副角色，究竟是哪一路的人，你看得出来吗？”杨杏园道：“这有什么看不出来的。东城一带，现有一种妇女，专和大饭店里的茶房联合一气，就做这种不正当的洋商贸易。上等的能跳

舞，能说外国话。这大概是初出世的雏儿呢。你若是在城里碰见她们单独的走着，真当她是一个欧化的闺秀呢。”说时，那个年纪大些的妇人，似乎知道这边有人注意她，不住的向这边看。吴碧波怕人家知道了，大家就闲谈别的事。

一会儿工夫，外面进来一个人，看见华伯平，走上前来，请了一个安。华伯平看时，是杨次长的听差。这杨次长在这西山有一座房屋，就是华伯平要向他借住的那一家。那听差说道：“昨天杨次长吩咐，说是华秘书要到山上来，怕他们不认识，派听差今天一清早就来了，好引着上山去。您啦，还是歇一会儿，还是就去？”华伯平道：“就去罢。”便叫茶房开上帐来。华伯平接过来一看，茶点三份，外带烟卷汽水，共是五块多。杨杏园对吴碧波一笑道：“很公道，和北京饭店的价钱差不多呢。”华伯平没有作声，掏出七块钱给他，说道：“多的算小帐罢。”那茶房只答应了一句“是”。不像城里饭酒馆的茶房，多少还会说一句谢谢。三个人出了旅馆，那听差早就替他们雇好三乘轿子。杨杏园道：“路若是不多，我们就走了上去罢，这轿子并不舒服。”吴碧波领教了上山的滋味了，他一声不响，就上了一乘轿子去。第二个华伯平，也毫不谦逊，坐上轿子去了。杨杏园见大家都坐轿子，自己不能走着跟了上山，也只得坐轿子去。那轿子是一把藤椅，在椅子面前轿杠上，用两根绳子吊了一块板，这就是个搁脚的。椅子上面，六根柳条，撑着个蓝布棚儿。好像凉粉摊上那个布单子。三个人都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在半空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不觉得笑起来。这轿子上山，一直望杨次长的别墅而来，走的都是小路。轿子一步一步前进，前高后低，坐轿子的正是仰着上去，后来上一个陡些的高坡，人

简直躺在椅子上面。吴碧波嚷了起来道：“危险，不要倒下山去吧？”轿夫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不知抬过多少人，要都倒出轿来，那还了得。”上了这个土坡，半山腰里，一块平地，平地上有几棵大树，树底下，一所平顶西式房子，门前一个露台，有两个人在露台底下走上前来相迎，轿子便停了，大家知道这就是杨次长的别墅，一齐下轿。

那个引着上山的听差，便在前引路，进得门来是第一进屋，穿过这一进，上一个土台，便是一个院子，又是一进屋。前后两进，绝不相连，倒像是一楼一底一般。屋也是四合院子的形式，不过外加一道游廊。游廊的柱子上，被青藤都绕满了，看不出来。院子右边，一个大削壁，壁上倒挂着一株松树，树上的老藤直垂到院子里来。左边远远的一座山，是由屋后环抱过来的。这一所屋，可以说是三面环山。这上面的屋子，游廊突出来一角，成了一个平台，四面都是短短的碧廊绕着。平台正中，早已摆了一张石面桌子，三把躺椅。华伯平三人走进平台来，躺在椅子上对外一看，直望着面前的山，低到平地去。再看平原，村庄树木，都是一丛一丛的，像玩具一般在地下。再远些，地下有一层白色的薄雾，就看不清楚了。这种薄雾，浩浩荡荡，一直与天相接。在薄雾里，隐隐的看见黑影子，高低不齐，那就是北京城了。这时听差把茶烟都预备了放在桌上，和他们三人打手巾把儿。华伯平躺在睡椅上，两脚一伸道：“这地方远近都宜，真是避暑的好地方，主人翁太会享福了。”便问听差道：“你们贵上一个月来几回？”听差笑道：“一年也许摊不上一回哩。一月哪有几回？”华伯平道：“今年来过